



【编者按】《金山报》1956年8月1日创刊，1959年6月30日停刊。1995年1月复刊为《金山周报》，1997年5月，金山联合建政、撤县建区后，改为《金山报》。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金山报》和众多亲爱的新老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金山经济的转型发展、环境面貌的“蝶变”、社会民生的改善……值此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本报特邀原总编、老记者、老编辑，讲述他们与《金山报》的故事。

“三十而立”不寻常

□沈永昌

手机上收到《金山报》编辑部陈建军同志发来的信息：《金山报》创刊三十周年，约我写篇回忆文章。我从报纸初创开始，工作到2005年退休，退休后仍然没有离开《金山报》，一直做到2017年。这样，前前后后在《金山报》办报、编稿、写稿，整整二十二个年头，可谓对报纸乐此不疲。现在一晃三十年过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三十而立”不寻常。

我对《金山报》情有独钟，因为创办一份报纸不容易。三十年前，我调任金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社会宣传。那时候，上海各区县都有办报的意向，金山也不例外。当时，金山广播电视台办有一份《金山广播电视》，对开二版，自编自印，没有刊号，分发各乡镇基层广播站，传播到每家每户。1994年初，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与广播电视台领导商量，决定利用已办的《金山广播电视》，先刊登金山新闻，等条件成熟后再办县报。于是，从1994年4月起，《金山广播电视》头版就编发金山新闻。半年多的实践，为创办县报摸索经验，提供了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那时候，没有办报经费、没有设备，没有一名专业办报人员，甚至没有一台电脑，但有经市新闻出版局批准的上海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199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金山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第一期《金山周报》正式问世。在全县抽调的6名人员竭尽全力、艰苦努力下，《金山周报》每期4个版，每周在本区域内出版一期。刊发两年半，至1997年5月，共出版报纸191期。1997年5月12日，金山联合建政、撤县建区，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金山周报》改名为《金山报》。自此，报纸在三十年中几经改革发展，至今共出版报纸3779期，成为金山地区有史以来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报纸。每每想到办报初期的那些点点滴滴，心里不免感到十分欣慰。

新闻是社会历史的记录。回顾三十年《金山报》走过的路，至关紧要的是报纸有着明确的定位。办报初期，报纸遵循“宣传方针政策、服务经济建设、反映区情民意、传播各类信息、丰富文化生活、面向千家万户”的办报宗旨，及时刊发本县内发生的重要新

闻，民生为要，服务为本，顾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肯定。金山建区后，《金山报》肩负全区人民的重托，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特色，努力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可读性、服务性于一体，及时准确地宣传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面向各行各业，突出经济信息传播。如果说，《金山报》在宣传区委、区政府政策、报道要闻、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沟通信息等方面发挥了新闻传媒应有的作用，那么，报纸在反映群众呼声、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尽了“洪荒之力”。再是报纸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及时编发言论，进一步增强了党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金山潮》副刊《世象杂议》言论专栏还被评为了上海市区县报知名品牌。

《金山报》走过三十年，“三十而立”正当年。现今的新闻事业，面临着改革发展的好时期，也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现在的《金山报》，已成为区融媒体中心大家庭中的一员，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中翻开新的一页，书写新的篇章。

成为那颗种子

□俞惠锋

种子，在生物的世界里是一切生命的起源。从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到刘克庄的“天恐孤山无种子，一枝分擘付寒翁”；从朱复之的“疏竹生孙初上坂，矮松种子欲凌霄”到魏了翁的“要把平夷心事，散作吉祥种子”……这些诗词将种子的顽强生命力和美好希冀描摹得生机盎然、蓬勃向上。

在我们脚下这片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金山也像一颗种子，承载了上海最初的先民。三千年前，周康王在这里埋下一颗都邑的种子，长成了一座康城。三百年前，雍正正在这里种下一颗县治的种子，金山有了自己的名字。三十年前，一群有志青年在这里撒下一颗文化的种子，便成就了《金山报》。

1995年1月，《金山报》创刊。那个未满18岁的我，时不

时把高考的紧张情绪纾解在《金山报》副刊的文学空间。澎湃的《金山潮》在高三学生的心里投下一颗种子，随着岁月萌芽。四年大学，从读者到作者，从实习记者到本报记者，《金山报》就这样丝滑地承接了我的文学梦想和新闻理想。

“只有回望历史才知道某一年的自己站在怎样的流速中。”印象中的报社是一个特别有爱和充满活力的团队。每周一固定的“编前会”讨论本周报纸的排版和选题，我刚入门时业务不熟，从划版样到采写深度报道，老记者都会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个中诀窍。除了报社指定的采访任务，每周四“无会日”所有记者按条线下乡采访，我们谓之“抓活鱼”。用双眼观察捕捉最新鲜的新闻素材，用双脚丈量金山的阡陌小巷，用双手捧出一串串斑斓文字，用心用情

撰写沾满泥土芬芳的锦绣文章。那时候没有采访车，也没有录音笔，先乘公交到各镇广播站，再由通讯员骑自行车载着到田头。听农民讲田间管理，看农田秧苗长势，半夜出发跟着农业公司的同志赶一两小时的车程去市区的各大批发市场考察各类农产品的销售态势。在坑坑洼洼的农田里摔过跤，在没有厕所的田头忍着半天不喝水，白天采访晚上写稿，一点都没觉得辛苦。回头想来，那时候吃的“苦”都成了日后成长的垫脚石。每一位和我一样的记者，都用手中的笔记录了金山日新月异“成长”。

如今，报纸虽然式微，但新闻人的信念依旧热辣滚烫。无论何时，我都愿意给自己打上“老报人”的标签。期冀《金山报》成为那颗种子，在更多人心中开出花朵，结出理想的果来。

时间过得真快，《金山报》三十周岁了！

《金山报》创刊于1995年。1997年5月，金山撤县建区，我从上海石化地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岗位上调任金山区委宣传部新闻管理科科长，并兼任《金山报》记者、编辑。就此，我的文字旅程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由原先采写、投送稿件的通讯员转为集“采、写、约、编”为一体的媒体人。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漕泾公社插队落户时担任了“土记者”，开始向公社、县广播站、《解放日报》等媒体传送新闻稿。七十年代初应征入伍，在部队经常为新疆军区机关报《战胜报》和《伊犁日报》《新疆日报》投稿。退役后，被分配到上海石化总厂，一直以通讯员的身份向《新金山报》、中国石化报以及上海市级媒体、国家级报刊投送稿件。

履职《金山报》，采、写稿件有一定基础，但邀约、组编稿件，对我来说是个新活。在老报人的指导下，我认真学习如何拟写“约前提纲”、如何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成稿后细心琢磨怎样提请被采访者及其单位领导审阅，定稿后怎样组拼稿件、划版样，以至校对文字。老报人的无私帮助使我较快地掌握了这些工作流程和提高效率的方

式方法。

采访，与各色人等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使我在领导们的身上学到了观事的视角、处事的思路和方法；在先进人物身上感受到了智慧、热情和力量；在百姓身上体察到了民声、民情和民心，增添了我的阅历、见识，增强了写好稿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编稿，使我从大量来稿中获得了真情、真知、新思维，提高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水平。采、编使我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文友和心心相印的朋友。这种可贵的人脉资源对我较顺畅地融入社会、做好本职工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经常性的挑灯夜战、不断修改完善之后形成的稿件较好地体现了真实性、准确性、生动性、指导性和时效性。其间，有数百篇稿件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市级媒体和多家国家级媒体发表，其中有的被上海市“区县报协会”评为一等奖。

如今，退休16年了，我还有一项任务——以区全媒体生产内容评议员的身份经常性地对区全媒体生产内容进行较有针对性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评说，丰富活跃了我的退休生活。

感恩《金山报》的同仁和广大通讯员、作者对我以往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我决心，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融合共进，以至永远！

感怀在《金山报》的日子

□陈家寿

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东

二十年后，面对前同事老陈微信发来的写作邀请，我突然回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遥远的下午。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当我在石化工业学校的机房里敲完最后一个句号不久，便被告知，我成了《金山报》的一员。从此，卫零路社保中心大楼里有了我的一张办公桌。

我的小记者生涯从此开始了。跟着我的师父俞惠锋，我尝试着采写了第一篇短新闻，那是一条在金山宾馆召开的会议新闻。此后不久，我便转战社会新闻，采写了一些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如公交车的破旧慢问题等，稿件发出后，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有关单位也进行了积极整改，这让刚入行的我成就感满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了时政新闻。我采写了一系列重要新闻报

道，参与策划了党代会专版专刊、“走马杭州湾”系列报道、支援“汶川大地震”灾区群众系列报道等众多新闻报道。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区委宣传部科室独立出来的金山报社，刚刚引入一批“新鲜血液”，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报社“老法师”、老同志的带领下，加班加点，只为做好每一个版面，把关好每一条新闻，传达好每一条政策。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金山报》迎来了创刊三十周年，在这个全新的“融媒体时代”，新时代的金山报人，不仅需要把报纸办好，更需要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全新方式，向全区广大群众宣传好区委、区政府的方针政策。

责任在肩，使命光荣。三十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一名老报人，衷心期待今后的《金山报》更加精彩！